



涅曼河畔

奥若什科娃著



涅曼河畔

〔波兰〕奥若什科娃著

施友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ELIZA ORZESZKOWA
NAD NIEMNEM

据 В·ЛАВРОВА 俄译本 НАДНЕМАНО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 转译; 并参考 Eliza Orzeszkowa: Wybór Pism
(Książka i Wiedza, Warszawa, 1952)。

涅曼河畔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2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3}{8}$ 插页 3

1979年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737

定价 1.85 元

前 记

奥若什科娃的长篇小说《涅曼河畔》在波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家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反映出十九世纪下半叶波兰边区农村生活的生动而真实的图景。作品中热诚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波兰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讴歌，使它不仅在作家的创作中，而且在整个波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也是一部极优秀的作品。这部作品于一八八七年在华沙《绘图周刊》连载发表后，在波兰社会上很有影响，被誉为波兰现实主义小说的杰作。

艾丽查·奥若什科娃于一八四一年六月六日生于立陶宛格罗德诺市附近的米尔柯夫席兹那村。她的家庭属于贵族，具有爱国的精神。奥若什科娃经历了波兰民族动荡不安的时代，体验过革命的高涨和低落，她一生关怀和同情波兰人民。她的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给波兰人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她早年在华沙学习，但是决定她的生活道路并使她受到一次真正的爱国主义战斗洗礼的却是一八六三年一月起义。

一月起义是波兰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反抗沙皇俄国侵略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波兰出现了革命形势。从一八六〇年起，波兰人民不断在华沙举行反对沙皇反动统治的爱国示威，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掀起了消灭封建农奴制的斗争高潮。以雅罗斯瓦夫·董布罗夫斯基和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立了

“中央民族委员会”。他们从历次起义失败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把民族革命和农民革命结合起来。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晚，中央民族委员会宣布起义，颁了解放农奴的宣言和法令。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赞扬这是“一个在东欧提出过的所有革命纲领中最激进的革命纲领”（恩格斯：《支持波兰》）。武装起义遍布波兰王国。奥若什科娃亲身参加了这场震撼欧洲的民族大起义，做过运输和联络工作，掩护过起义的领导人。一月起义在坚持了历时十五个月的斗争之后，被沙俄用数十万大军镇压下去了。随之而来的是沙俄的残酷报复和迫害，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屠杀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鲜血染红了波兰的土地。沙俄在波兰俄占区全境建立了军事独裁制度，加紧推行全盘俄罗斯化的民族奴役政策。波兰的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种死寂的悲惨局面。奥若什科娃同样也分担了民族的苦难。她的丈夫和亲友被流放，丈夫的产业被俄国政府没收，她本人也不断受到沙俄当局的迫害。

一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在波兰王国废除了封建农奴制，波兰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一八七〇年左右，华沙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抱着从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唤醒人民的宗旨，开展了学术、文化、教育和政论活动。他们反对落后现象、蒙昧主义和贵族的偏见，反对教权主义，要求妇女平权、民族平等，提倡普及教育，崇尚知识和科技进步。他们就是当时的“青年派”，它既适应了波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又体现了波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提倡对沙俄占领者进行合法斗争，暂时放弃秘密组织和武装起义，主张不应过多期待于政治变革而应该占有一切社会的和经济的阵地。华沙“青年派”的活动是波兰革命低潮的

产物，它反映出波兰贵族和民主派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死亡，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还没有成熟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

“青年派”中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小说家。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表现一月起义后波兰发生的种种变化，揭露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创作给波兰文学带来了新的特色，形成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波兰文坛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派。这些现实主义作家反对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摹仿者的凭空虚构和浮光掠影的作品，认为文学的源泉不是灵感而是当代的社会生活，认为人民的疾苦和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应当成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城乡劳动者应当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的创作富有民主精神，接近人民群众，文学语言也逐渐大众化，并且由于吸收了民间口语词汇和科技术语而变得更为丰富。但是他们竭力回避一八六三年一月起义的题材，对沙俄镇压一月起义的暴行心有余悸。在这一点上，艾丽查·奥若什科娃和他们迥然不同。

奥若什科娃生活在立陶宛一白俄罗斯西部边区，在那里沙俄对波兰人的压迫更加肆无忌惮。但是她并没有为沙俄的血腥镇压所慑服。相反，深重的民族苦难锻炼了她的爱国心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她以笔作武器，为反抗沙俄的奴役政策，为保卫波兰民族的生存而战斗。一八六六年，她在华沙《绘图周刊》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荒年》，从此便把全副精力用于文学活动。她虽然远离华沙，但积极参加了华沙的论战，她写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和其它政论文章，对现实主义小说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是，她的早期作品却不够成熟，在批判贵族腐败和阶级偏见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了幻想，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去“教育”贵族地主阶级，“唤醒”他们对下层人民的爱。同时，作品中说教成分也比较多，人物的形象比较单薄。到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波兰社会上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传播等等,加强了作家对现实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她在这个时期的作品着重反映城乡贫富之间的鸿沟、地主资本家互相勾结、无法无天,农村无产者——贫雇农受尽剥削、压迫、欺骗和凌辱。这个时期她创作了一部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新的高度的作品,这就是一八八八年出版的《涅曼河畔》。

《涅曼河畔》的特点在于作家选择了反映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题材,控诉沙俄的民族奴役政策,用满怀深情的语言抒发对爱国志士的怀念和敬仰。涅曼河畔密林深处的烈士墓宛如一坐一八六三年革命的纪念碑。这部作品既是一月起义的挽歌,对先烈的献身精神的礼赞,也是号召波兰人民为民族复兴继续战斗的宣言。奥若什科娃决定让自己的小说在一月起义二十五周年时出版成书,就是要重新唤起人民反抗沙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小说情节的主线是一八六三年起义。书报检查给创作带来了困难。但是,不以它为主线,则一切问题都不可能解释清楚。”(《奥若什科娃致莱昂波尔德·麦耶特的信》1886,10,4.)作家深知,在沙俄占领者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一部描写民族解放斗争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遭迂。为了骗过沙俄当局的眼睛,民族起义这根贯穿全书的主线被作家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书中描写的近乎田园诗式的农村生活,恋爱、劳动、愉快的午宴和欢乐的婚礼,掩盖着“辉煌的暴风雨般的时刻——笼罩在烈火之中、连最平庸的人心里也充满了热情的时刻”。涅曼河畔的亲人送别、牵动千家万户人心的枪炮声、起义者同沙俄军队之间短兵相接的搏斗、起义者失败后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这一切错综复

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波兰民族生活的壮丽画卷。

小说中明朗欢乐的气氛似乎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它反衬出残酷的民族压迫。生活在涅曼河畔的波兰人，饱尝亡国的痛苦，他们“成了屠宰场上的羊，得不到任何人的保护”，他们不敢自由地表达真正的思想感情，“提到任何一个神圣的名字都不能不引起可耻的恐惧”。然而，他们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爱国热情象一股巨大的潜流在暗中搏动。正是这种政治压抑感，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对现实处境的忧虑和不安，“这种永久的恐惧，这种奴隶式的、甚至害怕自己的锁链的响声的谨慎”，才是当时处在民族奴役之下的涅曼河畔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才是作者要描写的典型环境。各种矛盾冲突、各类人物的性格，都是放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展开描写的。

一月起义加速了波兰贵族经济的瓦解，一部分贵族（如书中的安德若依）的产业被沙俄没收，另一部分由于沙俄的横征暴敛、银行的高利盘剥而趋于破产，少数变成了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式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各不相同。

鲁瑞茨、达若斯基、多米尼克这些波兰贵族完全背弃了爱国的革命传统，甘心充当沙俄忠顺的臣民。他们之中有的人跑到俄国寻找升官发财的道路，有的专事敲诈勒索，有的醉生梦死、道德败坏。作家对这类人物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和辛辣的讽刺。

别涅迪克特青年时代站在起义者一边，起义失败后，他心灰气馁。但他还有民族自尊心，不为充当沙俄走卒的兄弟所引诱而离开故国家园。安德若约娃始终未能克服贵族教育的因袭重负，和人民之间隔着一堵墙，但是，由于沙俄禁止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波兰人购买土地，她把出卖地产视为对占领者的投降。维托里德和济格蒙特是两个对立的形象。济格蒙特是贵族

中堕落的青年一代的典型。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民、故乡和祖国，他嘲笑爱国者的献身精神，甚至咒骂自己受到普遍尊重的父亲是“害人不浅的疯子”。他不劳而食，唯我独尊，精神空虚。维托里德是个热血青年，暗无天日的民族奴役使他早熟，他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不断“到人民中间去”，同农民接近。他胸中激荡着民族解放斗争的重重“回浪”，他愿为“祖国的复兴和强盛”而工作。维托里德质问父亲：“是什么使我们向往积极的生活、向往艰苦的斗争呢？”这呼声不啻是对沙俄统治的直接挑战。作家通过维托里德的形象向人们宣告：一月起义的烈士们虽然“永远安眠了，但是他们光辉的思想和崇高的感情长存在天地之间，直到重新注入年青有为、热爱人民与乡土的人心中”，波兰人民将前赴后继地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涅曼河畔》中农民的形象和作家其他作品中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不再是落后、迷信、愚昧的人，而是聪明、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人。作家通过包哈狄罗维奇家族的历史，说明波兰农民“不是用剑与血而是用劳动和汗水”征服了涅曼河地区，他们不仅善于开垦和建设这个地区，而且也懂得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开发的土地。正是这样的农民，在沙俄残酷的民族压迫下始终保持着爱国传统。安哲里姆虽然饱经沧桑，变成了一个孤僻的老人，但是他对波兰民族的未来满怀希望，坚信“老树倒下了，但是它周围长起了许多幼苗，渐渐它们又变成充满生命力的树林”。杨·包哈狄罗维奇代表了农民中的新一代，他身强力壮、勤劳勇敢、善良正直、品德高尚，他热爱祖国，决心实现父辈的遗志。尤斯青娜在同他的接触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精神的影响，了解到人间还有“那样一种勇敢精神，自我牺牲和为了理想进行的殊死斗争”，从而进一步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毅然决然拒

绝了“百万富翁”的求婚，而成了他的终身伴侣。

柯尔钦庄园和包哈狄罗维奇村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一般农村阶级矛盾的共性。作家并不掩饰这种矛盾，而且清楚地指出，引起冲突的直接起因是贵族“利令智昏”、对农民粗暴、冷酷和刻薄。另一方面，当时波兰农村的特殊情况是：沙俄政府禁止波兰人扩大地产，使农民的土地一代代减少，最后“不得不抛弃一切，到天涯海角去谋生”。奥若什科娃主张生活在立陶宛一白俄罗斯西部的波兰人，共同携手抵制沙俄，还呼吁贵族庄园和农民团结。这种态度也反映出了作家的阶级调和的观念。

在波兰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担当起同资本主义及民族压迫作斗争的历史任务的条件下，奥若什科娃把农民，甚至贵族中的爱国分子看成波兰民族的中坚，推翻沙俄统治的主要力量，这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是对历史发展的误解。

《涅曼河畔》在艺术手法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它不是以紧张曲折的故事而是以生动的描写取胜。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的篇章具有特别的艺术吸引力。作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涅曼河畔一派优美的自然风光。辽阔的平原，鲜花似锦，麦浪起伏，引起多少波兰人的向往；涅曼河美丽端庄而又变幻莫测，时而微波荡漾，时而惊涛拍岸，白天河上响彻劳动的歌声，入夜闪烁着繁星般的渔火，又勾起了多少波兰人的思念。作家不是孤立地描写风景，而是结合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这样激情洋溢的风景描写，在密茨凯维支的《塔杜施先生》之后，为波兰文学中所罕见。作家详细地描写了涅曼河畔农村的劳动、生活、风俗、习惯，以至人们的服饰，还记录了许多优美动人的山歌和民谣，这一切都赋予小说以浓厚的地方色彩，成了一幅绚烂绮丽的巨画。

一八九一年《涅曼河畔》再版时，遭到沙俄书报检查的无情扼杀，被删去了所有包含爱国内容的章节。直到一九三八年的版本才根据手稿予以恢复。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这部小说在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这部卓越的波兰现实主义作品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十九世纪的波兰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波兰人民热爱自由、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

韩 逸



El Grecohowe



第 一 部

—

这天是夏季里的一个节日。人世间万物喜气洋洋，欣欣向荣，散发出香味，扬起了歌声。蔚兰的天空和金黄的太阳流露了温暖与喜悦，绿油油的田地显得愉快而又安详，在平原上的热空气中，在丘陵上面，在青纱帐里，鸟雀们和昆虫们齐声赞美欢乐的生活和幸福的自由。

在地平线的一边，有一些不大的、披着发黑的针叶林和阔叶林的丘陵绵延起伏，另一边——象砂墙似的屹立着涅曼河^①的峭岸，仿佛它是从绿茵中长出来的一般。在河岸上覆盖着郁郁苍苍的松林，宛如一条黑带子，遮断了苍穹。河岸成大弧形，环抱着辽阔而平坦的原野，在这片平原上，只有个别地方看得见枝干多节的野梨、斜欹的古柳和孤零零的白杨树。这一天，夹着红色泥灰层的砂墙浸浴在阳光中，有如缠绕着红饰带的金项圈。

远处，在这幅壮丽的背景前，隐隐约约地现出了一个大地主庄园的轮廓，再远一些，和它在一条线上，分布着长长的一排农舍。它们被围绕在大大小小的园圃之中，从绿荫深处露出了它们灰色的墙壁。这些农舍沿着涅曼河伸展，与河湾平行，形成一个绿色的半元圈。有几处从屋顶上冒出了一缕缕的炊烟，在透明的、凝滞的大气中袅袅升起；窗户被阳光照得通红，好似一个

① 涅曼河，原属波兰—立陶宛王国，十八世纪后期波兰被俄、普、奥瓜分后属俄占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归波兰。现在苏联境内。

个大火星；金黄色的茅草屋檐跟浅兰的天空和苍翠的园圃连成一片。

平原上穿过几条白色的、由于稀疏的野草而微微发绿的大路；一条条田塍从地里向大路奔去，如同溪流汇入江河一样；在田塍上，兰兰的是矢车菊，橙黄的和粉红的是零陵香、三叶草和剪秋罗。在大路两旁，长着两行开白花的甘菊，灿然如金星的野向日葵和夜盲草，淡紫色的山萝葡从它的百瓣花冠里流露出蜜香，一大片娇弱的无伤草轻轻地摆动，毛茸茸的车前花昂然挺立在长茎上，它的无畏的神气和火红的颜色完全无愧于人们赠给它的“哥萨克”称号。

耕种过了的田地在这些丛生的野草后面静静地躺着。还没有转黄的黑麦穗和小麦穗已经布满了簌簌地颤动的芒刺，预报着今年的丰收；三叶草低俯在地面上，毛茸茸的茎干上密密地点缀着玫瑰色的花朵；幼嫩的亚麻长着柔和悦目的浅绿色的绒毛；金黄的油菜好似一道道快活的小溪，在出土不久的燕麦苗和大麦苗上面四散漫流。

处在这快乐的大自然中间的人也是快乐的。今天有许多人在村道上和小路上走着。农村妇女们在大道上成群结伙地赶路，在田塍上鱼贯雁次而行。她们头上果着红色的和黄色的头巾，闪动在碧绿的庄稼上面，仿佛是一朵朵盛开的芍药和向日葵。这络绎不绝的人群在原野上分散走动，同时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时而是热情的尖声的呼唤，时而是哈哈大笑或银铃般的娇笑，时而是母亲手里用头巾遮着的婴儿哇哇啼哭，时而是姑娘们凄切幽怨的歌声，这些声音在苍莽一片的丘陵和象一道黑边似的隔开了金紫相间的河岸和织入了白云的碧空的古老松林上面引起了经久不绝的回响。这是村里人从教堂里出来，沿着

肥沃的绿色的田野归去，是他们节日中最高兴的时刻。

当农民们开始逐渐走散，人迹显然更稀疏了的时候，从远处出现了两个妇女。她们和大家一样，也是从那个方向归来的，不过，可能她们在中途转上山岗，走进了附近的丛林，因为有一个女人拿着一大把野花。大概她正是由于采花耽搁了这么久。她的同伴拿着一条大得出奇的白手帕，手帕配合着她的巨大的步伐不住地摆动，好象一面迎风飘扬的樯头旗。从远处只能看出一个女人捧着花束走路，另一个拖着一小块白布；但是到了面前她们那种不平常的外表也就历历在目。

拿手帕的女人个头很高，而且由于消瘦的缘故，看起来还要高些。同时她的骨架那么宽阔，假如不是已经显然驼了背——这表明她上了年纪和困倦了——而背上也没有两块尖尖的、突起的肩胛骨——她的旧式披肩的背部被这两块肩胛骨撑起来了——的话，那么她的双肩在现在也会使人感到坚强有力。除了那件有亚麻布领子和一路上飘扬着两只长衣角的短斗篷以外，她穿了一条很短的黑裙子，从裙子底下看得见几乎一直到髌骨都很粗壮的、脚掌扁平的两条腿，脚上穿了厚袜子和绣花的便鞋，另外有一顶旧草帽补足了这身服装。被她用宽阔的前襟遮住了的面孔，乍看起来显得苍老，不漂亮，甚至是可憎的，但是只要对它仔细端详一下，就会引起你的注意和好奇。这是一张不大的、有点消瘦的面孔，黑得几乎成了青铜色，前额起了皱纹，两颊凹陷，颧骨突出；在细长的鼻子和抿紧的咀唇的线条中，在目光灼灼的、敏锐的眼睛里，带着悲哀和泼辣的表情。

使这张贫苦、衰老和凶悍的面孔增添光采的似乎也只有这双眼睛。大概它们在从前也是它唯一的装饰品，而现在，它们又大又黑，锐利的目光在乌黑的长眉毛下使整个面孔显得豁亮，